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唐宋詩歌，是中國詩歌史上的第一高峰，唐宋詩人締造出詩歌盛世，其成就無庸置疑。唐人將詩歌發展至高峰，致使宋代詩人在創作詩歌時倍感壓力。如果說宋人生於唐人之後是其不幸，元明清詩人的不幸更是可想而知。自宋代開始，便有部分人士認為非唐以前之詩歌，或非盛唐之詩不足觀¹。故相較詩歌發展的第一高峰——唐宋詩，元明清的詩歌並未受到人們的青睞。以清代詩歌而言，即使學者在文學史上對清代詩歌有所論述，也只是種對詩歌整體論述的妝點效果，未能在清代詩歌發展的領域中挖掘出其所獨具的深度與廣度。對於清詩長期起著很大的阻滯作用的，最重要的要屬王國維等人對清詩的看法，王國維認為：

「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²

王國維的說法過於絕對化，然而近人的文學史多採其說，於是「秦漢以下無文，三唐之後無詩，兩宋以還無詞云云，被引為權威的定論。」³但就宋代而論，宋代的代表文學是詞，詩歌發展仍持續加溫中。宋代文人在理學之風盛行、創作的影響焦慮之下⁴，仍發展出宋代詩歌特有的風貌，宋詩名家甚至開闢出與唐代詩

¹宋代魏慶之的《詩人玉屑·詩辨第一》言：「滄浪謂當學古人之詩。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生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魏慶之：《詩人玉屑》（臺北：世界書局，1960年），頁1。時至明代，前後七子也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說。章炳麟說：「唐以後詩，但以參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語則不足誦。」章炳麟：《國故論衡·辨詩》（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頁131。魯迅也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佛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魯迅：《魯迅全集·致楊霽雲》（臺北：唐山書局，1989年），卷十，頁697。

²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自序》（臺北：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二版），頁1。

³由於「一代之文學」的觀念不斷地被推崇和延伸，簡單化地從縱向發展上割斷著某一文體沿革因變的持續性，又在橫向網絡中無視同一時代各類文學樣式之間的不可取代性終於導致原本豐富多彩、無與倫比的中國文學史變成一部若干斷代文體史的異體湊合縫接著。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1998年），頁2。

⁴楊玉成在說：「『前人已道』成為宋人的集體夢魘，這種情形就像晚近布魯姆所說的影響焦慮，成為宋代詩人認同或抗拒的心理情結。實際上，並非好詩都被唐

人抗衡的局面。而自元代以後雖然詩歌發展已不具唐宋時期的光環，但也並非如王國維所言的「後世莫能繼焉。」而清詩長期以來受漠視，除王國維的理論影響外，聞一多先生持宋以後無詩之論也產生極大影響，他說：

從西周到宋我們這部文學史實質上只是一部詩文，但是詩的發展到北宋實際也就完了。南宋的詞已是強弩之末，就詩本身說，連尤楊范陸和稍後的元遺山似乎都是多餘的，重複的，以後的更不必提了。我們只是覺得明清兩代關於詩的那許多運動和爭論，都是無謂的掙扎。每一度掙扎的失敗，無非重新證實一遍那掙扎的徒勞無益而已。本來從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功夫也夠長的了。可能的調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國文學史可能不必再寫，假如不是兩種外來的文藝形式小說與戲劇，早在旁邊靜候著，準備屆時上前來「接力」。是的，中國文學史的路線南宋起便轉向了，從此以後是小說、戲劇的時代。⁵

聞一多先生為著名的文學史家，他對南宋以後詩的否定與看法，其實與王國維的見解是大同小異的。梁啟超也說：

其(清代)文學，以言夫詩，真可謂衰落已極。吳偉業之靡漫，王士禎之脆薄，號為開國宗臣。乾隆全盛時，所謂袁、蔣、趙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邇。諸經師及諸古文家，集中亦多有詩，則極拙劣之砌韻文耳。嘉道間，龔自珍、王曇、舒位，號稱新體，則粗獷淺薄。咸同後，競宗宋詩，只益生硬，更無餘味。其稍可觀者，反生長在僻壤之黎簡、鄭珍輩，而中原更無聞焉。直至末葉，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為，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⁶

梁啟超除稱讚清代末葉的詩歌之外，對於清代詩歌抱持否定的態度，此與當時的詩歌走向與政治環境改革有關，梁啟超認為詩歌須加以革新才能有新生命、新氣象的展現，此論理當予以贊同，但一概否定清代前中期的詩歌成就，實不妥當。在王國維等人否定清詩的地位後，學術界上緘默地認同，導致清詩的價值和意義就漸次地被消解，清詩研究的冷寂自是不在話下。

然而，作為古典詩歌總結的清代詩歌，真如梁啟超所言已至「衰落已極」的境地了嗎？錢仲聯即持相反的意見，他認為清詩：

人寫完了，而是唐人建立了詩歌的新典範，籠罩一切，就像一種無可遁逃的本源文字，涉及一種文學經典的競爭。」楊玉成：〈文本、誤讀、影響的焦慮〉，收入《建構與反思》上冊(臺北：學生書局，2002年)，頁357

⁵孫黨伯、袁謩正編：《聞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10冊，頁18

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年臺一版)，頁104

在總結明代詩歌復古逆流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繼承發展前代遺產的實踐中，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社會現實土壤上，開出了超元越明，抗衡唐宋的新局面。⁷

錢仲聯認為清初詩歌對明代詩風的大力掃蕩與清代詩風的轉變做出貢獻，而清中葉則出現不少流派及作家，前後相繼，相互影響，藝術上爭奇鬥巧，至清末則以詩界革命為其特色，在詩歌體式及大型選本的出現等，證明清詩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勢無法抹滅的。

朱則杰與錢仲聯看法相同，他說「清代詩歌處在唐宋這兩座詩歌史上的高峰之後，卻仍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顯示出自己鮮明的特色，從而超越元明，上薄唐宋，成為中國詩歌的第三座高峰，也是古代詩歌史上的最後一座高峰，這的確是值得自豪，也應當予以足夠的重視。」⁸朱則杰也是從清代初期、中葉、晚期特點分析清代詩歌應有的地位。嚴迪昌則肯定「清詩有它自具的生氣和命脈」，他說：

有清一代的二百七十年間的詩歌，以其絢爛豐碩的盛貌，煥發著作為中國古代詩史集大成的總結時期所特有的風采。清代詩歌卓具的深廣認識意義和豐富的審美價值，雄辯地說明古典抒情文體中這一最主要的形式，仍在持續地發揮其道勁的功能作用，它的生氣活力的高揚未衰，適足以表證：五七言古近體為文本形態的詩的生新機制依然十分強健。……而承續明代之後，清代詩人在思想、學術、審美方面綜合智慧的全方位高漲既是空前的，那麼這種高深度的文化教養體現於詩歌創作時，不單是強化了反映生活、表現情思的直接簡捷性，強化了與現實社會倏忽多變的適應力，而且在抒情功能的充分發揮上也愈顯得輕靈敏捷和細微深入。因而清代詩歌的多側面多層次的靈躍視野，從宏觀到微觀無不提供著宏富的認識的參照體系。⁹

清詩是中國詩史發展過程中整體構成的不可或缺部分，在中國古代詩史的最後三百年中，清代詩歌自有其發展的規律與價值，也體現著詩歌史上的各種流變的後期軌跡。王飆也說：

清代詩歌，是中國古典詩歌的總結和轉型期。這一“總結”和“轉型”，才是清詩特具、而漢魏六朝唐宋元明都沒有、也還不可能有的特徵。

⁷錢仲聯選，錢學增注：《清詩三百首·前言》（湖南：嶽麓書社出版，1985年），頁3

⁸朱則杰：《清代詩歌鑑賞·前言》（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5

⁹詳見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1998年），頁1、4

清詩在進入總結期之前，先有一個回復和融合唐宋詩傳統的階段；而詩歌的轉型，又先從發展方向的裂變開始。因此，清代詩歌，大體經歷了復歸、總結、裂變、轉型四個時期。¹⁰

¹⁰王翹論及的清詩復歸、總結、裂變、轉型四個時期分別為：

一、復歸：清初的詩，從糾補明詩偏弊、轉向現實開始，進而就擴大到對前代、尤其是唐宋詩歌傳統的全面承繼和融彙。一些文學史多以“宗唐”、“宗宋”論清初詩派，但是，如果完整考察諸家全集，會發現他們都不以宗法某代自限，毋寧說是兼取唐宋，只是由於經歷、個性不同而各有所偏至，黃宗羲所謂“千變萬化，各有至處，不必出於一途”（《詩歷題詞》）。較為普遍的倒是認為“古今之詩，總萃于唐，而暢遂于宋”（錢謙益《雪堂選集題辭》），因而提倡“熔鑄唐宋，自成一家”（洪亮吉《北江詩話》）。因此，與其以唐宋分派論清詩，不如以“復歸併趨向融通唐宋”來概括。

二、總結：有了清初復歸、融通傳統的基礎，從康熙中期至乾隆，清詩才能進入在理論上昇華、在創作上合成的階段。比較一下清中葉詩和前代詩區分流派的標誌，特點很明顯。這個特點，正是在融會傳統基礎上進一步總結、昇華的表現。清詩的這種總結性，也和清中葉文化特點相應。在學術領域，宋學、漢學看似紛爭不已，實則各自承繼、光大一脈學術傳統而又互補。詩歌是由四派分論合成的。表面上，王士禛倡“神韻”，沈德潛主“格調”，袁枚標“性靈”，翁方綱持“肌理”，各執一說。其實，分而言之，固自成一家，合而言之，適互相發明。

三、裂變：道光以後，清王朝從盛世跌落，社會逐漸發生巨大變化，不止學人之詩這一派，整個清詩都發生轉折。這種轉折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形成兩股潮流。在傳統詩學範圍內已經難以提出更新的理論主張。詩人們都在尋找詩歌擺脫困境，適應世變，繼續延存的各種方式。然而，他們始終是承載著傳統文化、包括傳統詩學重負的士大夫。即使有些詩人、特別是同光體詩人，接觸過新思潮，但當社會“變故”和近代新學超出傳統容許的界限時，他們就無法接受了。樊增祥表示得最明白：縱“新學日昌”，然“彼所言者，皆非吾意中語”。（《天放樓續集·書後》）因而他們的探索，也只能是在傳統詩教範圍內調整，從漢魏、晚唐、兩宋前代詩歌經驗中尋找出路，從而顯現為學古潮流，走向“荒寒之路”，成為“寂者之事”。（陳衍《何心與詩序》）嘉道之後清詩轉折的另一方向，則由龔自珍、魏源首開其端，至張際亮、姚燮、貝青喬等一批詩人而推成波瀾。其特點表現如下：其一，表現出突破傳統規範的傾向。其二，表現個性而更強調面向現實，注重兩者統一，即魏源所謂“達性情於政事，融政事於性情”（定稿本《詩古微序》）。其三，不以學古為取向。其意義在於展現了一種新的趨勢：詩歌感觸了時代的脈動，就可能隨時代的發展而變革。於是，到光緒前期，出現了黃遵憲“吟到中華以外天”的“新派詩”和譚嗣同、夏曾佑抒寫新思想的“新學詩”，新變潮流演進為自覺的詩歌改革探索。黃遵憲的海外詩主要作於十九世紀七、八〇年代，而多數近代文學史，都把他放到後來的“詩界革命”中評述，因而模糊了詩歌新變的軌跡。儘管新派詩在藝術上仍只能較多借鑒前代經驗，新學詩又未能成功，但詩歌描寫日、美、英、法等近代世界，傳播議院、自由等近代思想，抨擊君權、綱常，則絕對是數千年古典詩歌從來沒有的。

四、轉型：新變潮流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就是梁啟超在總結新派詩和新學詩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新意境、新語句、古風格三長俱備”的“詩界革命”。詩界革命的實質，是用古典詩歌的形式表現近代啓蒙思潮。它適應了當時思想啓

王飆的詳細歸納與分析，明確闡述清代詩歌各個時期的轉變與特點，此種觀點跳脫了「詩必盛唐」的桎梏，也給予清詩應有的重視。

清詩擁有多樣而豐厚的內涵，其所蘊含的詩歌含量不容忽視。尤其清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最後發展階段，在歷代詩歌演進與滋養下，清詩呈現的風貌值得傾注心力探究。正因為清代詩歌在近人的研究下屢屢散發出的光芒，故研究者已漸次投注其眼光研究清詩，不過由於清詩的數量龐大，甚至連清詩究竟有多少，也幾乎沒有人可說出較為精準的數目，欲從事全面性的研究並非易事。多數學者對於清代詩歌仍大多著眼於個別詩家或理論研究為主，對於詩歌全面性的研究者少，筆者雖將眼光投注於清代的詩歌中，欲盡可能地爬梳出其脈絡，但面對浩瀚的清代詩歌，不得不有所取捨，因此選定詠物詩為研究對象，期能從詠物詩中窺得清代詩歌的內涵及特色。

擇取詠物詩為清代詩歌的研究對象，實因「感物而動」是中國文學產生的基礎，¹¹詠物詩也此為基點而開展。「感物而動」之說，自道家典籍即可見¹²，其說明「感物而動」為人類性情欲望的來源。其後《禮記·樂記》¹³認為「感物而動」是音樂產生的原因。正式進入文學創作探討的「感物而動」則是劉勰《文心雕龍》：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¹⁴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

蒙運動的需要，反映了從傳統士大夫到近代知識份子的思想轉換及其感情波瀾。這樣，中國詩歌在清末進入了轉型期。對於這個“轉型”，需要作正確說明。不少論者把它解釋為向現代白話新詩“過渡”，其實這僅僅是一方面，而且可能不是主要方面。至多可以說，詩界革命在觀念上對白話新詩誕生具有啓示作用，詩界革命的主要意義，是創造了與古典詩歌和現代新詩都不同的另一種詩歌形態——“舊體新詩”。這種舊體新詩的雛形，正是在清末形成的。只是由於多數現代、當代文學史都無視這一大類詩歌的存在，導致清末詩歌轉型的真正意義至今未能得到揭示和充分肯定。王飆：〈清詩歷史地位再評議〉《蘇州大學學報》2006年1月第1期，頁44

¹¹「感物而動」廖蔚卿以「感物興情」言之，廖蔚卿言：「感物興情是文學或詩的產生原因，而性情的搖蕩表現是詩或文學的的本質的概念，產生於魏晉，而成熟於齊梁。」廖蔚卿等著《文學評論》（臺北：書評書目出版社，1976年），頁5

¹²《文子·道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頁3

¹³《禮記·樂記》：「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北京：新華書局，1992年），頁6

¹⁴劉勰：《文心雕龍》第一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13

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¹⁵

人們的七情六慾在自然萬物的觸動下，深受感動而產生文學創作，這正是文學產生的基礎。四時的物色變化，人心亦隨之起伏動盪，不同的物色所激盪出的心緒迥異，文學作品也會隨之擁有不同面貌。鍾嶸《詩品·序》也說：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盪性情，形諸舞詠。¹⁶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時之感諸詩者也。

¹⁷

鍾嶸認為自然景物的變化可以搖蕩人的性情，人受到自然的激盪，發而為詩，便成為詩的內涵，因此感物興情為文學創作的根源。四候感諸詩，是由於自然觸動人心，致使心靈與外物交流相感而產生的性情之作，此類作品始能真正不刻意地流露出真摯之情。另外，朱熹又言：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所以作也。¹⁸

朱熹更明確地直指詩歌創作之由，並且明言人之天性受感動後至創作的歷程，更有系統地闡述「感物而動」的心理變化與文學創作的關係。自然萬物對於文學創作影響至深，自然激盪人的性靈，形諸文字的文學作品便順此而生，自然萬物促使文學創作光采紛呈，詩歌的創作亦復如此。自然萬物觸動人心，詩人發而為詩，創作出動人的詩篇，雖然詩歌創作的題材繁多，詩人皆可於各類題材中傳頌出自我從自然萬物所體會的思緒與思想，正因自然萬物與文學產生關係如此密切，故筆者選定詠物詩為研究對象，盼能深入探究清代詠物詩所展現的風貌。

而詠物詩作的寫作方法有二：一為描摹客觀的物，以具象的物為主體；二為緊扣住物的特質書寫表述自我的情志等。詩人擅於藉物抒情，或於詩歌中託物言志，既能表達個人情意，又能藉此表明心志，故詠物詩作深受歷代的詩人青睞，因此本文研究對象選定為清代的詠物詩。然綜觀清代的詩歌，其詩作浩如繁星，

¹⁵劉勰：《文心雕龍》第二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61

¹⁶鍾嶸：《詩品·序》，見王叔岷撰：《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頁76

¹⁷鍾嶸：《詩品·序》，見王叔岷撰：《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頁47

¹⁸朱熹：《詩經集傳·序》(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頁2

數量之多令人歎為觀止，若疏略地研究清代的詠物詩恐未能究其深意，故筆者將目光凝聚於清代花木詩中，畢竟自然界的花木，它們的動人之處妝點了世界，並多樣化表現獨特的生命之姿。陸機〈文賦〉云：「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慄慄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¹⁹陸機在觀覽萬物時思想徜徉繽紛，在草木的變化之際心情受觸動。劉勰《文心雕龍》云：「自然之道，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²⁰草木之美展現出造化之奇。「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²¹草木的形貌之美令人讚賞。王安石亦云：「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²²他認為古人在欣賞草木中得到啓發，甚至使思慮愈發深刻飛揚。他們在山水花草之中得到思慮的撫慰、情志的深化、文學上的啓迪。尤其是歌詠貼近人生情感體驗的花木詩，給予人生豐厚的滋養感受分。所以葉嘉瑩說：「人自花所得的意象既最鮮明，所以由花所觸發的聯想也最豐富……它一方面近到足以喚起人親切的共感，一方面又遠到足以使人保留一種美化和幻想的餘裕。」²³花木不僅是令人鍾愛之物，也是崇高的情操與精神寄託，花木詩中將人們與間花木可親、可愛，甚至可敬之處聯繫起來，化為人生的生活調劑或啓發。因之，研究花木詩不僅可以瞭解自然之美、物性之美，更可藉此體會自然的規律法則、人性的可親可愛、人世共同的慨歎等，花木的詠物詩雖小，但卻是一花一世界，一樹一天堂的人生的呈現，在欣賞詠物詩作時，若能融入詩中的境界，就能達到一種獨特的審美境界。花木在自然瀟灑著源源不絕的生命活力，賦予自然欣欣向榮之姿，而詩更是給予花木人格化的靈魂，展現其萬種風情。在歷代的花木詩中，詩人將自然之美撒落在人的心目中，抑或寄寓人世的情志與遭遇。對於自然特殊的美感經驗令人動容，甚至令人蕩氣迴腸。花木詠物詩的創作引發人們對於自然美感的共鳴，人們的心靈藉此得到撫慰與寄託，且在詩歌創作中的花木也常具有豐富的文學價值，《花的檔案》中也提及：

中國人在觀賞花卉的活動中，無論是人們所說的審美的移情也好，社會價值取向的投射也好，都尤其重視對象自身所蘊含的本質屬性，只有當這些屬性與人文屬性構成一致時，人們才會予以貫通而達到對象的彼岸，並由此而從對象返回自身，這一內在的統一性正是人花貫串、人花交匯的橋樑，正是形貌上的比較以及文學上種種比喻、比擬、象徵等創

¹⁹陸機：〈文賦〉，見蕭統編：《昭明文選》（臺北：正中書局，1971年），頁75

²⁰劉勰：《文心雕龍》第一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1

²¹劉勰：《文心雕龍》第二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62

²²王安石：《王安石集》（臺北：河洛出版社，1974年），頁88

²³葉嘉瑩：《迦陵談詩》（臺北：三民書局，1970年），頁291

作手法賴以形成的真正基礎。²⁴

因此當人們的內在變化與花木搭起橋樑時，詩歌創作便蘊含豐富的文化意涵，花木詩歌的文學價值即突顯出來。

另外，《清詩匯》選輯的詩歌中，題目提及花木並加以論述者有八百六十餘首多，在《清詩匯》兩萬七千餘首的詩歌數量上而言為數不少。在質量上，花木詩因有前代豐富的資產，在吸收綜合前人的智慧後展現的是詩人那種高深度的文化修養，在花木詩歌中展現的視野更加宏觀，更是值得令人駐足品味，並加以開發。

清代詩歌既是擁有多姿而豐厚的內涵，詩人迸發情思所創作的花木詩又如此值得細細品味與探究，故本文擬探究清代花木詩所蘊含的詩歌容量，並逐一探討清代花木詩的類型有哪些？其展現的內容可分為幾種面向探討？它所展現的藝術特色有哪些？花木詩作所蘊含的深刻文化意涵何在？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課題，故本文期待能以清代花木詩的研究為主，進而透視清代詩歌的藝術勝處，並從中尋得其展現的文化內涵容量。

第二節、研究範圍及方法

清代的詩歌創作數量龐大，僅就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而言，就已收清代六千一百多位的詩人的兩萬七千餘首詩，遑論個人的著作數量了。故本文研究的清代詠物詩，仍以目前選錄詩家與作品上在數量與質量上較具系統的《晚晴簃詩匯》為文本。本研究所依據的底本——徐世昌的《晚晴簃詩匯》，為北京出版社所出版，此版本將《晚晴簃詩匯》稱為《清詩匯》，故下文中的出處依據皆名為《清詩匯》。《清詩匯》是迄今研究清詩規模頗大、收詩最多的清詩總集，選錄明末至民國初年詩人的詩歌，所錄清人詩六千一百餘家、二萬七千六百餘首。其收錄的詩範圍極廣，「上自廟廊章製，下及山澤歌謠，宗室閨秀，方外屬國，品酌往例，胥入網羅。」²⁵ 又如其凡例所言：「自名大家外，要皆因詩存人，因人存詩，二例並用。而搜逸闡幽，尤所加意。」²⁶ 收羅的或因詩存人，或因人存詩，將稀少或不甚知名的作者的詩作保留下來，從而為清代詩史保留極豐富而有價值的料，故本文以之為底本則可詳盡地論述清代的花木詩，減少疏漏的部分。

本文研究的花木詩，界定於詩題以花木為名之詩，是以花木詩為主題的探究。傳統將草木為一類，故以花木為名的詩包含開花類與草木類，兩種類型涵蓋在花木詩的範圍中，取材原則如下：

²⁴何小顏：《花的檔案》（臺北：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17

²⁵徐世昌輯：《清詩匯·敘》（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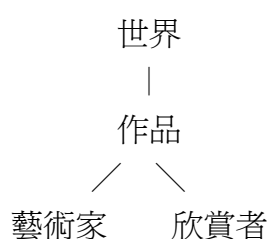
²⁶徐世昌輯：《清詩匯·凡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頁2

一、以詩題中具花木的詩篇為主，無論其體裁為樂府詩、古詩或近體詩皆取之。然若詩題中有花木等字，但與詠花木無涉者則不取。

二、詩題中有花木等字，雖未具體指出描繪的花木名稱，而實為詠花木者則取之。如林古度的〈芳草〉、周準的〈落葉嘆〉等。

三、至於詩作中涉及花木意象而詩題未有花木名稱者，由於數量過於龐大，故先略過不談，以免內容太龐雜。

就研究方法而言，美國著名學者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一書以宏觀的視野統領並討論了文學理論的主要論點，其論述為本文提供良好的詩歌探究方法。他總結西方自柏拉圖以來的文學批評，其以三角形圖示出藝術家、作品、欣賞者和世界之間的關係：



艾布拉姆斯認為：

每一件藝術品總要涉及四個要點，幾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論總會在大體上對這四個要素加以區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個要素是作品，即藝術產品本身。由於作品為人為的產品，所以第二個共同要素便是生產者，即藝術家。第三，一般認為作品總得有一個直接或間接地導源於現實事物的主題——總會涉及、表現、反映某種客觀狀態或者與此相關的東西。這第三個要素便可以認為是由人物和行動、思想和情感、物質和事件或者生命感覺的本質所構成，常常用“自然界”這個通用詞來表示，我們卻不妨換用一個含義更廣的中性詞——世界。最後一個要素是欣賞者，即聽眾、觀眾、讀者。²⁷

²⁷艾氏因有鑒於文學現象的複雜性及單一分析模式的缺陷，因而將文學理論有機的聯繫。艾氏在批評了單一分析的孤立與缺後進一步指出：「儘管任何像樣的理論多少都考慮到了所有這四個要素，然而我們將看到，幾乎所有的理論都只明顯地傾向於一個要素。就是說，批評家往往只是根據其中的一個要素，就生發出他用來界定、劃分和剖析藝術作品的主要範疇，生發出藉以評判作品價值的主要標準。因此，運用這個分析圖式，可以把闡釋作品本質和價值的種種嘗試大體上劃為四類，其中三類主要是用作品與另一要素(世界，欣賞者或藝術)的關係來解釋作品，第四類則把作品視為一個自足體孤立起來加以研究，認為其意義和價值的確不與外界任何事物相關。」見MH 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鄭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5

艾氏的文學四要素及其框架，大致囊括了西方文論史上各種理論流派的批評特質，艾布拉姆斯藉以說明西方文學理論主要趨向於此四要素，並概括為四大學說：即模仿說、實用說、表現說及客觀說。²⁸《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成爲西方文學批評的經典之作，產生深遠的影響，借鑒艾布拉姆斯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並結合中國文學理論的特點闡發清代詩歌，必能擴大研究視角。

本文在確定清代花木詩的研究範圍後，先一一整理徐世昌的《清詩匯》中的花木詩資料，並統整清代花木詩的類型。由於著眼的是清代的花木詩歌作品，故取用的艾布拉姆斯的世界—藝術家—作品的論述系統，²⁹藉此挖掘清代花木詩歌中的文學要素框架中的聯繫模式與系統之間的關係。自然界(世界)中的物象(花木)千姿百態，藝術家選擇的花木物象類型有哪些？又展現何種內涵意義？花木詩是清代詩人人生面貌的展現媒介，它們呈現人生何種樣貌？另外，藝術家在產生作品時，藝術表現在美感效果上，有何種特殊的手法？清代花木詩包孕於詩歌中，詩歌又含括在藝術中，此種藝術是探索人性、認識自我、建築人類世界不可或缺的文化符號，它記錄了詩人思想和經驗，藉由此種文化分析研究，我們可以將它們與其出現的特定傳統和社會聯繫起來，其聯繫的是何種文化傾向？以上諸多問題，都是本文所要釐清的，並希望透過文本分析，給予清代花木詩應有的重視與評價。

第三節、研究現況

當前清代詩歌的研究者多青睞於詩學、詩論等面向，因此筆者在搜羅清代花木詩歌相關資訊時，只能搜尋到零星資料，故筆者查閱以中國古典花木詩歌相關論文爲主軸，參考歷代花木詩歌中所展現的意涵與表現手法，並觀其變化軌跡，以爲清代花木詩的研究基礎與參照對象。本論文在搜尋研究現況的資訊時，將與花木詩歌相關的論文涵容於花木詩的研究範圍中，並就其研究方向與意義加以分類剖析，藉此觀照清代花木詩歌所蘊含的深刻意義。

一、臺灣地區近十年清代詩歌研究現況(1994——2008)

近十年來臺灣研究中國詠物詩的書籍資料並不多，筆者查詢到的近十年書籍研究資料有 4 筆，茲整理如下：

²⁸ M H 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鄺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7

²⁹至於加入欣賞者的系統部分則又具龐大的論述空間，故本文暫不討論。

1.花木詩歌意涵探究

花與花神 中國的神話與人文 王孝廉 臺北 洪範書局 2003 年

2.花木詩歌選集

詠梅詩選 陳香 臺北 國家出版社 2005 年

3.花木詩歌文化探究

花的檔案 何小顏 臺北 商務印書館 2001 年

4.詠物詩歌綜論

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 林淑貞 臺北 萬卷樓圖書 2002 年

筆者主要的參考書籍為林淑貞的《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一書，作者對歷來詠物詩託物言志做了明晰的論述，詳析詠物詩託物言志的理論基礎，並將詠物詩的物類及其取象取義做了歸納整理，令讀者一目了然。託物言志的義理內容則分為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社群、人與大自然的對應關係表抒方式。另外，作者明確指出詠物詩之作者、文本、讀者視域之求意方法，末述詠物詩作者之真、作品之美、讀者之善的審美效能，作者的闡述皆切中詠物詩之要，故值得參閱。筆者取鏡的是作者對花木詩歌的論述部分，作者在各章節的論述中皆可見歷代花木詩歌所扮演的重要地位，故其內容可為清代花木詩歌研究的基礎，頗具參考價值。

在期刊方面，於國家圖書館「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查詢到的詠物論文資料，按其研究面向整理如下：

1. 花木詩歌意涵探討

從離騷中的草木意象論屈原之人格精神 薛乃文 東方人文學誌 第6卷3期
2007年9月

中英文詠花詩中的文化思考 王改娣 詩網絡 第30期 2006年12月

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 嚴志雄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21期 2002年9月

梅花的習性、色香、枝幹、品格與德性——魏晉南北朝隋唐兩宋詠梅文學對梅花美的抉發與演繹 程杰 成大中文學報 第9期 2001年9月

詠梅的題畫詩 沈謙 明道文藝 第294期 2000年9月

2.花木詩歌意象探究

「詩經」草木意象 陳靜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 第42期 1998年6月

3. 花木詩歌藝術手法研究

析探明末遺民王船山〈正落花詩〉中的隱喻效果 莊凱雯 語文學報 第 14 期
2007 年 12 月

唐代詠花詩的技巧表現 張琪蒼 中二中學報 第 4 期 2001 年 6 月

水性楊花的陰性美學 陸玉芙 藝術家 52 卷第 2 期 2001 年 2 月

4. 花木詩歌出土文物、校錄、考證、影響

林和靖詠梅詩對後世相關詩題創作的影響 歐純純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44 期 2003 年 7 月

5. 詩歌詠物綜論

詩歌詠物寄託之探討 馬美娟 南臺科技大學學報 第 26 期 2002 年 3 月

上述五類花木詩歌的研究面向頗為多樣，但多側重於唐宋花木詩歌的研究，元明清的花木詩歌則較少論述。即便如此，上述論文對於歷代花木詩歌的研究，仍提供清代花木詩歌研究參考的線索。以馬美娟的〈詩歌詠物寄託之探討〉一文而言，文中追溯詠物寄託源自屈原的〈離騷〉、〈橘頌〉作品，也論述詩人以詠物寄託的方式抒發情感等，通常與此物已具人格象徵意義有關。作者認為詩作是否具寄託意義應由(1)詩作本身(2)文學傳統、文化傳統(3)寫作緣由、背景的相關可靠記載(4)作者的生平遭遇四項標準判斷。另外，作者發現詩人詠物寄託時，通常採用大自然中得植物動物昆蟲器物等其中又以植物最為普遍，此論文所探討的內容，明晰地牽引出本論文對於詩歌詠物寄託探究的參考脈絡。嚴志雄〈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一文直接探論的是明朝遺民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此年鄭成功水師近南京，東南大震。作者認為屈大均此際的梅花詩是他對歷史、家國、身分的沉思。梅花在屈大均筆下是明室的縮影和明遺民的化身，他意圖透露一個信念：遺民雖為政治和社會邊緣化了的「微物」，仍應自許為改變歷史軌跡的媒介。透過此文的論述可知，明朝遺民在清代統治下的心境呈現，詩人透過詠物詩歌，或寄託個人心志，或喚起遺民的主體性等，皆可從中窺知一二。

在碩博士論文部份，於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查詢到的花木詩資料，按其研究面向整理如下：

1. 花木詩歌意涵探討

白居易花木詩研究 陳怡玲 (碩士論文) 2006 年

魏晉時期花木賦研究 陳溫如 (碩士論文) 臺灣師範大學 2004 年

高啓梅花詩探微——兼論歷代梅花詩之發展 吳家茜 (碩士論文) 中山大學

2003 年

唐代詠花詩研究 張琪蒼 (碩士論文) 中興大學 1995 年

2.花木詩歌意象研究

南朝詩歌中柳意象研究 蔡碧芳 (碩士論文) 彰化師範大學 2002 年

東坡詞草木意象研究 黃惠暖 (碩士論文) 臺灣師範大學 2002 年

唐詩中「楊柳」意象之研究 張雅慧 (碩士論文) 東吳大學 2000 年

詩經草木意象 陳靜俐 (碩士論文) 臺灣師範大學 1997 年

3.花木詩歌文化探究

宋詩中松的文化意涵探究 林秀珍 (碩士論文) 中山大學 2003 年

上述論文，在花木詩歌意涵探討方面，無論是詩人個別的花木詩歌探究，抑是以個別朝代的花木詩歌研究，其論述內容大抵以花木詩歌所展現的思想內容、詠物寄託的情志、藝術表現手法、對後世詩歌文學的影響與價值等為主。從這些研究可得知：隨著時代的演進，花木詩歌的創作在時代的洪流中受浸潤，在各個時代展現不同的面貌，有對傳統花木詩歌的傳承，也有創新超越之處。以《宋代梅花詞研究》一文為例，作者透過對梅花詞文本意象的統計分析與探討，探索宋代梅花詞的意象呈現、文化意涵等，定位宋代梅花詞的審美價值。在中國文學中，梅花始終佔有著不可忽略的地位。詩詞中所出現的梅花意象，則是具有歷史演變意義的。作者認為直要到宋代，梅花才成為詩詞中的熱門題材。宋代文壇始興起詠梅詩詞的風潮，數量之多更居於各個朝代之冠，甚至更出現了專收梅花詞的選集《梅苑》，可說是最早的專題詞選和詠物詞選。宋代的梅花詞深入探討梅花品格的冰清玉潔，強化了內在本質的呈現，投射了理想人格的憧憬。清代花木詩歌亦是如此，清代詩人對於詠梅詩情有獨鍾，就詠梅詩而言就有一百三十餘首，佔花木詩歌(近九百首)的七分之一左右，數量不可謂不多。其投射詩人人生理想的典型，與宋代以來的詠梅詩歌內涵相契合。因此，在觀照歷代花木詩歌創作後，筆者更易掌握清代花木詩歌的創作趨向、手法等，也藉此深入研究清代花木詩歌的深層意涵。在花木詩歌意象研究方面，五篇論文皆以花木詩歌的意象所蘊含的意義為主要的探討內容。詩歌中的草木意象來自現實生活中，成為詩人情感的表述，並烘托出詩人的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而其草木意象後來為詩人廣泛採用，成為詩人託物言志的主要內容。在花木詩歌文化探究方面，《宋詩中松的文化意涵探究》一文從宋詩的風格中，搜尋其發展在文化上的獨特性、傳承性、共通性，並從宋詩的材料裡，尋找松的各種意象代表的人心理層面情感。作者以卡西勒的《人論》為架構，從文化的層面探討宋代松的文化意涵，能深層地挖掘詩歌蘊含的豐富人生意義。

二、大陸地區近十年清代詩歌研究現況(1994—2008)

大陸地區對花木詩的研究不少，筆者搜羅近十年花木詩歌書籍資料如下³⁰：

1.花木詩歌意涵探討

花與花神 王孝廉 北京 學苑出版社 1994 年

歷代詠花詩詞三百首譯析 葛世奇、楊春鼎編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年

2.花木詩歌選集

歷代詠梅詩詞選 董謙生、吳學先選編 山東 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歷朝花鳥詠物詩 白嵐玲、李起敏 北京 華夏出版社 1999 年

3.花木詩歌文化探究、文化辭典

中國花文化辭典 聞銘、周武忠、高永青主編 合肥 黃山書社 2000 年

花與中國文化 何小顏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上列的書籍資料，³¹其研究面向與臺灣地區大同小異，皆以花木的意涵探究、花木詩歌選集、花木詩歌文化探究為主，雖然在論述上論及清代花木詩歌的部份不多，但筆者仍可從中瀏覽花木詩歌的演變概況及花木詩歌所涵容的深刻文化意涵。

另外，大陸地區對於論文搜羅頗具系統的網站為「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 系統數據庫」，其中「中國期刊網全文數據庫」可查詢到近十年大陸地區的論文資料，從中搜尋論文資料，可明確地得知大陸地區近十年來在期刊論文研究概況。因此本文以其為參考基礎，搜羅近十年來大陸地區花木詩的研究成果，並

³⁰于志鵬：〈近 20 年詠物詩研究綜述〉一文論述大陸地區在詠物詩歌綜述部份尚有更多的論著出現，他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很多研究者把詠物詩研究的重點放在詩歌輯評方面，代表性的有：劉逸生《唐人詠物詩評注》（中山大學出版社 1985 年版），陳新璋《唐宋詠物詩鑒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王德明、李蘇瀾《古代詠物詩精選點評》（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李起敏、白嵐玲《歷朝花鳥詠物詩》（華夏出版社 1999 年版），李起敏、張玉枝《詠物詩精華》（京華出版社 2000 年版），王天仁《中國古典詠物精品》（明天出版社 2001 年版），陶今雁《中國歷代詠物詩辭典》（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在這些書中，編撰者依據自己對詠物詩的理解，選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詠物詩，並且加以評點，這樣在詩歌的鑒賞方面能給讀者提供一定的幫助。同時在這些書的前言或後記部分，作者以較為簡短的篇幅，對詠物詩的內涵進行界定，簡單敘述了詠物詩發展歷程，並且就詠物詩的成就、基本特徵等方面進行了說明。雖說有的見解不很成熟，而且對詠物詩發展過程敘述較為簡單，他們對詠物詩有意識的探討精神卻是難能可貴的。參見于志鵬：〈近 20 年詠物詩研究綜述〉，《東疆學刊》，2006 年 4 月第 23 卷第 2 期，頁 72

³¹王孝廉的《花與花神》即臺北洪範書局出版的《花與花神：中國的神話與人文》一書，何小顏的《花與中國文化》即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花的檔案》一書。

按其研究面向作系統地整理。

1.花木詩歌意涵探討

詠物、抒情與遺民情緒——元遺民詩人的詠梅話語 唐朝暉 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2006年02期

論柳宗元的花木詩 袁茹 廣西教育學院學報 2005年01期

託梅詠志 寄意深遠——對宋代梅花詩寫作主旨的探討 黃寶鑽 語文學刊 2004年8期

一代詠梅成正聲——論宋代詠梅詩詞創作熱 榮斌 東嶽論叢 2003年01期

宋代詠梅文學的盛況及其原因意義(上) 程杰 陰山學刊 2002年2月第15卷第1期

宋代詠梅文學的盛況及其原因意義(下) 程杰 陰山學刊 2002年4月第15卷第2期

論古代詠梅詩詞的思想內蘊和表達藝術 陳宏碩 江漢大學學報 1994年02期

2.花木詩歌藝術手法研究

唐代詠物詩“柳”意象民族性藝術特徵探論 張莉莉 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06年01期

追索詠竹詩的美學品格 王慶洲 語文教學與研究 2005年32期

古代詠菊詩審美價值略論 成曙霞 安康師專學報 2005年01期

梅與雪——詠梅範式之一 程杰 陰山學刊 2000年01期

梅與水、月——一個詠梅模式的發展 程杰 江蘇社會科學 2000年04期

“美人”與“高士”——兩個詠梅擬象的遞變 程杰 南京師大學報 1999年06期

宋人詠梅詩的三種境界 邱占勇 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 1999年01期

3.花木詩歌文化意涵探究

略論詠梅詩的文化意蘊 陳小芒、廖文華 閩江學院學報 2003年06期

楚騷詠“蘭”之文化意蘊及其流變 張崇琛 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2003年02期

詠蘭詩:詩人潛在審美需求的外化 舒芳 學術交流 2003年06期

以草木瓜果為例談植物類詞語的文化內涵 曾丹 語言研究 2002年S1期

中國詠竹文學的類型特徵與文化內涵 何寶明 文教資料 1999年06期

4.清代詠物詩歌研究

試論黃遵憲的詠物詩 湯克勤 嘉應學院學報 2006年2月第24卷第1期

論屈大均的詠物詩 章玳、楊麗 玉林師範學院學報 2005年第26卷第4期

論曹寅的詠物詩詞 劉上生 中國文學研究 2002年第1期

別樣清幽 自然標格——談納蘭性德詠物詞 王雯 松遼學刊 1999 年第 1 期
愛他明月好，憔悴也相關——簡論納蘭性德的詠物詞 岑玲 遵義師範高等學校
學報 1999 年 3 月第 1 卷第 1 期
論顧炎武的詠史詠物詩 張兵 青海師範大學學報 1996 年 04 期
詠物論史 嶺南風情——譚瑩其人及其詩文略論 鍾賢培 嶺南文史 1996 年
01 期
託物言志無限情——評丘逢甲的詠物詩 李廷錦 中山大學學報 1995 年第 02
期

5. 詠物詩綜論

近 20 年詠物詩研究綜述 于志鵬 東疆學刊 2006 年 04 期 第 23 卷第 2 期
古代詠物詩五探 黨天正 寶雞文理學院學報 2000 年 02 期
古代詠物詩四探 黨天正 寶雞文理學院學報 1998 年 04 期
古代詠物詩審美特徵淺談 馬忠祥 甘肅教育學院學報 1998 年 02 期
試論唐代詠物詩的藝術成就 蘭天 湖南大學學報 1995 年 01 期
刺露異鋒 各顯其銳——中國古代詠史詩詠物詩及寓言詩的諷刺藝術 陳華
鹽城師範學院學報 1994 年 04 期

花木詩歌意涵探討是歷來詩人所側重的面向，此處所涵蓋的花木詩歌意涵內容較為寬泛，從花木詩歌的形成演進、植物崇拜意義、言志表現，至花木詩歌蘊含的政治內涵，都包括在其中。論文中所提的歷代的詩人皆花木鍾情不已，以其意象為載體，體現著詩人的道德情懷、人文意趣等，以詩歌創作出深厚的內涵，傾注優美之詩詞。詩人賦予花木詩歌的言志意義和豐富手法塑造了花木作為品格象徵的崇高形象，從各種不同的花木詩歌類型所展現出的相同、甚至迥異的詩歌內涵，纖細地呈現詩人創作花木詩歌思想內蘊。清代花木詩歌也是在此種文學傳統氛圍中創作的作品，然又多姿地蘊含其獨有的時代特色，故值得一探。在花木詩歌藝術手法研究方面的八篇論文中所提的花木詩歌從詠梅範式、詠梅擬象的遞變、詠梅詩的、詠物詩的境界等加以論述解說，這些是花木詩歌創作相沿不絕的傳統、歌詠的模式，反映出我國文化的人文特質，及花木詩歌發展脈絡。花木詩歌文化意涵探究中的〈以草木瓜果為例談植物類詞語的文化內涵〉一文，作者探討植物類詞語作為漢語詞匯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飽含著濃厚的文化氣息。作者試圖從此面向著眼，探討文化對語言的影響及其在語言中的體現，論述語言對文化的能動作用，並初步考察影響植物類詞語文化內涵形成與豐富的各種因素。上列論文探究的花木詩歌展現的精神，即展現在中國傳統的道德文化中，文化內涵緊密相連的是士人那敏感而柔韌的靈魂，呈現詩人的人格美觀念與心志的寄託。在花木詩歌創作中，隱隱流動的是士人的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與深深的執著。

在筆者查詢到的清代詩人詠物詩歌的創作中，論文內容大抵皆能觸及詩人的花木詩歌創作樣貌，詩人們多樣化的創作風貌豐富清代的花木詩歌的內涵。如遭

民詩人顧炎武、屈大均的花木詩歌流露出故國之思與忠貞之情；愛國詩人丘逢甲則揭露社會醜惡並抒發愛國之志；風雅瀟灑的曹寅創造了詠物述事之格，並以比興為體等主體介入方式入詠物詩，此等豐富的花木詩歌作品，實是清代予後人的珍貴資產。詠物詩綜論方面搜尋到的論文對於詠物詩的研究面向十分寬廣，筆者藉此擴展清代花木詩歌的研究視域，在研究時能多方參閱此處所研究的詠物詩歌的概念界說、傳統特色、境界、審美特徵等。值得一提的是〈近 20 年詠物詩研究綜述〉一文，作者綜述清代詠物詩在近 20 年的發展。隨著詩歌研究的深入發展，詠物詩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關注，詠物詩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作者從 3 個方面對此進行評述：1.詠物詩評注、鑒賞作品集相繼出版。2.個人研究論著斷續問世。3.詠物詩研究的單篇論文成績顯著。從這些面向綜述近 20 年來的詠物詩研究，的確可明確得知詠物詩在近來的研究狀況，也可知其不足處。

在「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 系統數據庫」中的「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及「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0——2008)，查詢到 10 木詩歌資料，按照論文研究面向排列如下：

1.花木詩歌內涵探討

論清代江西竹枝詞中的社會經濟生活 楊雪蓮 (碩士論文) 江西師範大學
2004 年

2.花木詩歌意象探究

唐宋詩詞中的桃源意象 羅云芳 (碩士論文) 蘇州大學 2008 年
《詩經》中的植物意象及其影響 邱美 (碩士論文) 蘇州大學 2008 年
宋詞菊花意象研究 張桂鳳 (碩士論文) 福建師範大學 2007 年
宋前詩歌中蓮花文學意象研究 郭榮梅 (碩士論文) 南京師範大學 2007 年
論宋詞的植物意象 孫超姣 (碩士論文) 陝西師範大學 2007 年
中國文學中的桂花意象研究 董麗娜 (碩士論文) 南京師範大學 2006 年
杏花意象的文學研究 丁小兵 (碩士論文) 南京師範大學 2005 年
《詩經》植物意象探微 孫瑩 (碩士論文) 東北師範大學 2002 年

3.詩歌藝術手法研究

金農梅花之創意及其形成原因 吳大紅 (碩士論文) 中國美術學院 2003 年

《論清代江西竹枝詞中的社會經濟生活》一文在全面搜集江西竹枝詞的基礎上，展開對竹枝詞的文本分析，並以清代竹枝詞為基本史料，將其中反映的江西社會經濟生活資料與已有的研究相對照互証，意在抉發竹枝詞“以詩補史”、“以詩補志”之重要價值，希冀江西竹枝詞能伸出“閨閣”，為學者們的研究服務。然而論文內容以竹枝詞的社會經濟生活為研究主軸，雖對本論文的助益不

大，卻可見當時的生活面向，也可藉之探討照見花木詩中的社會情狀。《《詩經》中的植物意象及其影響》則從《詩經》植物意象的生成基素、《詩經》植物意象群、《詩經》植物意象的影響三大部分進行論述。作者從生存本能與植物崇拜，物競天擇與生態積累兩方面論述《詩經》植物意象的生成基素。從德之物化、情之媒介、福之喻體三方面論述《詩經》植物意象群，最後論述《詩經》植物意象對後代的影響。再者《宋前詩歌中蓮花文學意象研究》一文認為在中國文學的長河里，蓮花意象所具有的文化象徵的豐富性和表現手法的多樣性，是其他花卉無法比擬的。文中將蓮花意象在宋前文學中的意義進行分析和比較，從多個角度和層面來解讀蓮花文學意象的起源、發生、發展、演變及其與當時的政治、歷史、宗教、文化、哲學的關係。文中提出蓮花文學意象的發生則是從《詩經》與《楚辭》開始的，之後，呈現出兩條線索並行的狀況，一條是樂府系統的蓮花文學意象，此一系統最具代表性是采蓮詩歌，表現內容主要是男女情愛，除此之外，采蓮詩也常常用來表達思鄉、離別、相思等內涵；另一條是文人詩賦系統的蓮花文學意象，在這一系統中，蓮花常常作為高潔、美好、清新、脫俗的象徵物，進而具有遁世與自適的追求、政治期望與失意、人格展現等一系列寓意與功能。佛教的傳入，進一步豐富了我國古代文學中蓮花意象的象徵意蘊。文中將先秦到宋朝間詩歌中豐富的蓮花意象，統整性的整理，故具參考價值。而《杏花意象的文學研究》一文提及杏花是中國文學中比較常見的花卉意象之一，具有豐富的文學、文化蘊涵。杏花進行全方位的文學、文化研究。杏花作為中國傳統的花卉，在先秦、魏晉南北朝、唐五代、宋、元，都各有其不同的特點，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發展過程。杏花審美形象包括形象美和神韻美兩部分，論文中也談及杏花文學的藝術表現等，可茲參考。

綜上述，大陸地區的詠物詩研究與臺灣地區的出入不大，但其對詠物詩歌的作品內容、意象、藝術表現特色探討則略為簡略。本文則在臺灣及大陸地區的文獻資料基礎上，將清代的花木詩作一完備的論述，期能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著手研究清代的花木詩，並在詩作的賞析論述之中，發掘其對傳統詠物詩歌的傳承創新之處，填補清代花木詩歌的空白，貢獻一己棉薄之力。